

明清之際， 西學又東漸

「大灣」之光系列（二）

姜舜源（文／圖）

在中華文明史上，「西學東漸」由來已久，較早大規模的一次，像東漢開始佛學由古印度，經新疆逐漸傳入中原，並繼續東漸朝鮮半島、日本，唐代玄奘法師「西天取經」達到高峰。還有魏晉隋唐拜火教、唐代景教即後來基督教，由西方東傳我國中原腹地。因為中華文化巨大包容能力，佛學儼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一部分。如今所謂「西學東漸」，是明清之際開始，西方文藝復興之後近代西學的東漸。

南宋時期，閩、浙毗鄰京畿和經濟腹地，除西北絲綢之路受阻外，當時出口商品以易碎和沉重的陶瓷為大宗，只有海運才能勝任，所以寧波、泉州等港口大行其道。工業革命開始西歐生產力爆發，明清時期西方海運至中國貨物激增，廣州、澳門、香港等大灣區口岸，以區位優勢紛紛成為中外貿易集散地，也成為西學東漸橋頭堡。清中期吳汝綸稱：「西學東來，始明季晚」（《深州風土記敘錄》），清末劉錦藻主修《清續文獻通考》採「西學東漸」提法。筆者認為，嶺南地區作為宋代官員貶謫地，很多開明知識分子在此傳播進步、革新、開放意識，也是嶺南文化開放包容的重要思想基礎。

蘇軾貶謫 文化嶺南

北宋蘇軾（一〇三七至一一〇一年）於宋哲宗紹聖元年（一〇九四年）十月，第二次謫官到達惠州，四年（一〇九七年）四月再貶海南儋州，在嶺南三年。他大致是沿着唐代以來的「梅關古道」，一路南下一路詩。經過軒轅黃帝南巡大會諸侯、演奏韶樂的韶關時，憑弔中華文明初祖，「粗識軒轅奏樂聲。」（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）過韶關南曲江，瞻拜佛教禪宗六世祖惠能真身，作《南華寺》：「云何見祖師，要識本來面。」過英州作《碧落洞》，過清遠作《峽山寺》：「天開清遠峽，地轉凝碧灣。」嶺南士民向這位懷才不遇的失意文人，張開熱情的雙臂，「舟行至清遠縣，見願秀才，極談惠州風物之美」，初步考察後感嘆嶺南是仙鄉：「此邦宜著玉堂仙。」過廣州作《廣州蒲澗寺》、《贈蒲澗信長老》、《發廣州》等。行經惠州羅浮山，先作《遊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》，讚嘆：「人間有此白玉京，羅浮見日雞一鳴。」終於抵達惠州城，感覺原來似曾相識，如同回到故鄉。人們根本不明白他究竟何錯之有，父老鄉親久聞大名，相攜歡迎他。《十月二日初到惠州》：「髣髴曾遊豈夢中，欣然雞犬識新豐。吏民驚怪坐何事，父老相攜迎此翁。」當地安置他住進風景名勝合江樓，但見「海上蔥蘢氣佳哉，二江合處朱樓開。」（《寓居合江樓一首》）此間不但山明水秀，而且民風淳樸，於是寫信告訴朋友：「吏民相待甚厚。」（《與陳季常書》）

清宮舊藏《宋蘇軾凌虛臺記》冊（圖一），一冊六開十二幅，每頁縱二十八、闊十四厘米，絹本，行楷，文末署「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，軾在惠州書」，時在蘇軾離開惠州前夕。此帖是抄寫嘉祐八年（一〇六三年），為陝西鳳翔太守陳希亮所作《凌虛臺記》，內容雖與惠州無關，但是在嶺南期間也是晚年書法力作。字體以楷書為主，比十四年前寫的《赤壁賦帖》反而清秀英挺，並非典型的「蘇體」「偃筆」（卧筆倒鋒）風格，可見嶺南給他好心情，也說明這位書畫藝術家靈活變幻的能力。今惠州西湖建有蘇東坡紀念館。（圖二）

西湖藤菜 廣菜先河

蘇軾是古代文人裏對膳食、果蔬、酒、茶均有精湛造詣的美食家。楊梅、荔枝、桂圓、香蕉

等嶺南色彩繽紛的特產生果，令他傾心：「南村諸楊（楊梅）北村盧（盧橘），白花青葉冬不枯。垂黃綴紫煙雨裏，特與荔枝為先驅。海山仙人絳羅襪，紅紗中單白玉膚。不須更待妃子笑，風骨自是傾城姝。」（《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》）他老人家就地取材，在此相繼很快釀出家酒「羅浮春」、「桂酒」、「真一酒」。「江風初涼睡正美，樓上啼鴉呼我起。……樓中老人日清新，天上豈有痴仙人。三山咫尺不歸去，一盃付與羅浮春（自註：『予家釀酒名羅浮春』。）」（《十月二日初到惠州》）發出衷心讚嘆：「羅浮山下四時春，盧橘楊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三百顆，不辭長作嶺南人！」（《惠州一絕》）蘇軾對如今名揚四海的廣州菜以及潮州菜，似有開先河之功。參照江南名菜蔬菜羹廚藝，以惠州西湖出產的燕脂藤做湯，可以和江南著名的蔬菜羹媲美：「豐湖（西湖原名）有藤菜，似可



▲▼圖一（蘇軾在惠州書寫的《凌虛臺記》冊首開和末開 台北故宮博物院



▲圖三 清郎世寧《三陽開泰圖》軸 台北故宮博物院



▲圖二 惠州西湖蘇東坡紀念館



▲圖五 澳門「大三巴」附近大炮台古鐘

▲圖四 澳門「大三巴」——澳門歷史建築代表之一



▲圖六 東莞可園是「嶺南畫派」的祖庭



▲圖十 「嶺南三傑」之一高劍父《山崖晚泊圖》



▲圖七 可園雙清室大廳中央牆上的玻璃製有居巢的字，反映張敬修對他的敬重



▲圖八 彩色玻璃是可園建築的特色之一



▲圖九 在張敬修的精心經營下，可園成了嶺南文人雅聚中心

敵莖羹。」（《新年》）如今潮州名菜，以白薯葉作成的「太極護國羹」，應與蘇軾的燕脂藤羹一脈相承。唐宋以來嶺南地區是朝廷貶官集中地，據統計唐代有六百二十九位、宋代四百九十一位。宋代印刷術昌明，嶺南文化隨着文化名人影響進一步擴大。而蘇軾的繼室王朝雲，則長眠在惠州西湖之濱。

西洋傳教 澳門中轉

明萬曆郭棐《廣東通志》記載，嘉靖二十二年（一五五三年），葡萄牙人藉口商船觸風濤裂縫，要借澳門一帶晾曬貨物，以賄賂海道副使汪柏獲准搭建些帳篷，接着「運轉瓦木石為屋，若聚落然」，慢慢安營紮寨，至嘉靖二十六年（一五五七年）開始定居澳門。到了明清之際的十七世紀，一個南歐式小城出現在南海之濱澳門。它由城牆和眾多炮台保衛着，有眾多的教堂和修院



▲澳門民政總署總部對面的「議事亭前地」屬於歷史城區

，有大量公共機構設施。二〇〇五年經中國政府申請，這座「澳門歷史城區」，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《世界遺產名錄》。

澳門在明清之際起中西文化交流方面，發揮了獨特作用。歷史上葡萄牙擁有天主教，在這東地區傳教所謂「保教權」，大部分到中國及亞洲其他地區的傳教士，都須經葡萄牙都里斯本至澳門，再轉到目的地；一五七五年，教宗格里高利十三世下令成立澳門教區，從十六世紀中葉以後，澳門一直是天主教傳教士在中國以至遠東地區傳教的基地，涉及耶穌會、聖奧斯定會、聖多明我會、聖方濟各會、遣使會等不同天主教修會。明清時代進入宮廷、曾發揮過很大作用的外國傳教士，例如明末清初利馬竇、湯若望、南懷仁，清康、雍、乾時期徐日升、張誠、白晉、戴進賢、郎世寧、王致誠等人，都是先抵達澳門，在此學習中文和中華文化，然後北上北京或中國各地。清代著名宮廷畫家郎世寧（其畫作有《三陽開泰》，圖三），就是在澳門聖保祿學院學習，今存大三巴牌坊和大炮台一帶（圖四、圖五），都是當時聖保祿學院遺址。

嶺南畫派「祖庭」可園

近現代中國繪畫重要流派——嶺南畫派，是接受東西洋繪畫影響、中西相融的產物。早期代表「嶺南三傑」：高劍父、高奇峰、陳樹人；他們的弟子「嶺南四大家」：趙少昂、黎雄才、關山月、楊善深，及黃少強、方人定、司徒奇、趙崇正、李撫虹、何漆園等等。三傑中兩位：高劍父、陳樹人，是居廉的學生，高奇峰則為居廉的再傳弟子。而居廉是堂兄居巢的學生，因而「二居」是嶺南畫派祖師。二居應東莞可園主人張敬修之邀，長期客居可園（圖六），可園堪稱嶺南畫派「祖庭」。園中「草草草堂」就是居巢當年畫室「昔耶室」，前些年修房子時，曾發現牆壁上畫畫、貼裱留下的痕跡；雙清室「亞」字形玻璃上，還留有居巢篆書詩文。（圖七、八）

張敬修（一八二四至一八六四年），東莞縣莞城人（圖九）。因抗英修炮台有功並捐官同知，被派往廣西任職，後以戰功升縣同知、知縣、廣西按察使、江西按察使。二居為廣東番禺隔山鄉（今廣州市海珠區）人，居巢早歲隨父寓居廣西。居廉小居巢十七歲，早歲喪父，由居巢帶大，並從堂兄學畫。二居被張聘為幕僚。居巢專心於繪畫藝術，居廉除學畫之外，確能運籌帷幄、屢建戰功，由張舉薦給朝廷，得授知縣、賞戴花翎。一八五〇年起張兩次辭職回鄉，二居就隨之來到莞城營建可園，並住可園十餘年。

居巢作畫提倡以形寫神，一反蘇軾開闢的宋元「文人畫」，寫意而不求形似的傳統；居廉、居廉開創「撞水」、「撞粉」繪畫技法，表現嶺南地區潤澤的花草和獨特風物。高劍父早年接受居廉、居巢教育，後留學日本，接受京都畫派影響，加入白馬會、太平洋畫會、水彩畫會等日本繪畫組織，研究東、西方繪畫，「折衷中西、融會古今」，推動傳統中國畫革新發展。（圖十）

藝術園地 雅聚中心

可園是二居藝術的樂土，亦是二居傳藝授業的講壇。張敬修與居巢亦友亦師，他酷愛梅、蘭，在園裏築「滋樹台」養植名貴蘭草，也以畫梅、蘭花知名，畫法與居巢如出一轍。他的侄子張嘉謨（鼎銘）也曾學畫於居巢、居廉，「師之十年，後遂負重名」（《東莞縣誌》）。

居巢雖是居廉的老師，但幾乎未收其他學生。而居廉後來收了大批弟子，嶺南畫派早期畫家大多是他直接或間接學生，影響近百年。高劍父是居廉晚年弟子，他又將畫藝轉授兩位弟弟：高奇峰、高劍僧，以及楊元暉、陳芬、李鶴年、陳鑒、伍茲莊、關蕙農等等。陳樹人更受居廉鍾愛，將侄孫女居若文嫁其為妻。二高一陳在居老師藝術基礎上，吸收古今中外繪畫藝術成果，最終形成嶺南畫派，至今仍是兩廣、港澳佔主導地位的繪畫藝術流派。

可園還是居廉的安樂窩。居廉和張敬修曾遭太平軍圍困，二人堅守孤城，成生死之交。後來張幫他請來十個妹仔為侍妾，紅袖添香夜讀書。可園還是當時嶺南文化名人活動中心。詩人張維屏、鄭獻甫、簡士良、陳良玉、何仁山等嶺南名流，經常應邀在此寫字畫畫、吟風弄月。張敬修還收藏一件稀世珍寶——唐琴「綠綺台」，為此在可園特築「綠綺樓」。張敬修去世後，此琴由著名篆刻家、收藏家鄧爾正接手，一九二二年攜至香港，一九二九年在西貢大埔特築「綠綺園」貯藏。一九四四年颱風吹毀園內建築，但古琴安然無恙，保藏至今。

本文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、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、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